資治通鑑/卷1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十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十九 宋紀一

► 卷一百二十

起上章涒灘，盡昭陽大淵獻，凡四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19卷

卷第一百一十九

【宋紀一】起上章涒灘，盡昭陽大淵獻，凡四年。

高祖武皇帝

高祖武皇帝永初元年（庚申，公元四二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亥，魏主還宮。

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為太子，仍領撫軍大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大赦，改元建弘。

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，乃集朝臣宴飲，從容言曰：「桓玄篡位，鼎命已移。我首唱大義，興復帝室，南征北伐，平定四海，功成業著，遂荷九錫。今年將衰暮，崇極如此，物忌盛，非可久安；今欲奉還爵位，歸老京師。」群臣惟盛稱功德，莫諭其意。日晚，坐散。中書令傅亮還外，乃悟，而宮門已閉，亮叩扉請見，王即開門見之。亮入，但曰：

「臣暫宜還者。」王解其意，無復他言，真云：「須幾人自送？」亮曰：「數十人可也。」即時奉辭。亮出，已夜，見長星竟天，拊髀歎曰：「我常不信天文，今姑驗矣。」亮至建康，夏，四月，征王入輔。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、司、雍、並四州諸軍事、豫州刺史，鎮壽陽。義康尚幼，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，決府、州事。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，常自比管、葛，博涉書史，不為文章，不喜談議，王甚重之。

五月，乙酉，魏更謚宣武帝曰道武帝。

魏淮南公司馬國璠、池陽子司馬道賜謀外叛，司馬文思告之。庚戌，魏主殺國璠、道賜，賜文思爵鬱林公。國璠等連引平城豪桀，坐族誅者數十人，章安侯封懿之子玄之當坐。魏主以玄之燕朝舊族，欲宥其一子。玄之曰：「弟子磨奴早孤，乞全其命。」乃殺玄之四子而宥磨奴。

六月，壬戌，王至建康。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，具詔草呈帝，使書之。帝欣然操筆，謂左右曰：「桓玄之時，晉氏已無天下，重為劉公所延，將二十載；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。」遂書赤紙為詔。

甲子，帝遜於琅邪第，百官拜辭，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。丁卯，王為壇於南郊，即皇帝位。禮畢，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。徐廣又悲感流涕，侍中謝晦謂之曰：「徐公得無小過！」廣曰：「君為宋朝佐命，身是晉室遺老，悲觀之事，固不可同。」廣，邈之弟也。帝臨太極殿，大赦，改元。其犯鄉論清議，一皆蕩滌，與之更始。

裴子野論曰：昔重華受終，四凶流放；武王克殷，頑民遷洛。天下之惡一也，鄉論清議，除之，過矣！

奉晉恭帝為零陵王，優崇之禮，皆仿晉初故事，即宮於故秣陵縣，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。降褚後為王妃。

庚午，以司空道憐為太尉，封長沙王。追封司徒道規為臨川王，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。其餘功臣徐羨之等，增位進爵各有差。

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，王鎮惡為龍陽縣候。上海歎念穆之，曰：「穆之不死，當助我治天下。可謂『人之雲亡，邦國殄瘁』！」又曰：「穆之死，人輕易我。」

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，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，義康為彭城王。

己卯，改《泰始歷》為《永初歷》。

魏主如翳犢山，遂至馮滷池。聞上受禪，驛召崔浩告之曰：「卿往年之言驗矣，朕於今日始信天道。」

秋，七月，丁酉，魏主如五原。

甲辰，詔以涼公歆為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、征西將軍、酒泉公；秦王熾磐為安西大將軍。

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，大破之，所殺過半。林邑乞降，前後為所鈔掠者皆遣還。慧度在交州，為政纖密，一如治家，吏民畏而愛之，城門夜開，道不拾遺。丁未，魏主如雲中。

河西王蒙遜欲伐涼，先引兵攻秦浩亹；既至，潛師還屯川巖。

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；宋繇、張體順切諫，不聽。太后尹氏謂歆曰：「汝新造之國。地狹民希，自守猶懼不足，何暇伐人！先王臨終，殷勤戒汝：深慎用兵，保境寧民，以俟天時。言猶在耳，奈何棄這！蒙遜善用兵，非汝之敵，數年以來，常有兼併之志。汝國雖小，足為善政，修德養民，靜以待之。彼若昏暴，民將歸汝；若其休明，汝將事之。豈得輕為舉動，僥冀非望！以吾觀之，非但喪師，殆將亡國！」亦不聽。宋繇歎曰：「今茲大事去矣！」

歆將步騎三萬東出。蒙遜聞之，曰：「歆已入吾術中，然聞吾旋師，必不敢前。」乃露布西境，雲已克浩亹，將進攻黃谷。歆聞之，喜，進入都瀆澗，蒙遜引兵擊之，戰於懷城，歆大敗。或勸歆還保酒泉，歆曰：』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，不殺此胡，何面目復見我母！」遂勒兵戰於蓼泉，為蒙遜所殺。歆弟酒泉太守翻、新城太守預、領羽林右監密、左將軍眺、右將軍亮西奔敦煌。

蒙遜入酒泉，禁侵掠，土民安堵。以宋繇為吏部郎中，委之選舉；涼之舊臣有才望者，

鹹禮而且之。以其子牧犍為灑泉太守。敦煌太守李恂，翻之弟也，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。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。

蒙遜還姑臧，見涼太后尹氏而勞之，尹氏曰：「李氏為胡所滅，知復何言！」或謂尹氏曰：「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，奈何傲之！且國亡子死，曾無憂色，何也？」尹氏曰：「存亡死生，皆有天命，奈何更如凡人，為兒女子之悲乎！吾老婦人，國亡家破，豈可復惜餘生，為人臣妝乎！惟速死為幸耳。」蒙遜嘉而赦之，娶其女為牧犍婦。

八月，辛未，追謚妃臧氏為敬皇后。癸酉，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。

閏月，壬午，詔晉帝諸陵悉署守衛。

九月，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，俘二千餘人而還。

李恂在敦煌在惠政。索元緒粗險好殺，大失人和。郡人宋承、張弘信招恂。冬，恂帥數十騎入敦煌，元緒東奔涼興。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、涼州刺史，改元永建。河西王蒙遜遣世子政德攻敦煌，恂閉城不戰。

十二月，丁亥，可城羌酋狄溫子帥三千餘家降魏。

是歲，魏姚夫人卒，追謚昭哀皇后。

高祖武皇帝永初二年（辛酉，公元四二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

裴子野論曰：夫郊祀天地，修歲事也。赦彼有罪，夫何為哉！

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為司徒，尚書僕射徐羨之為尚書令、揚州刺史，中書令傅亮為尚書僕射。

辛未，魏主行如公陽。

河西王蒙遜帥眾二萬攻李恂於敦煌。

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弈干、輔國將軍元基攻上邽，遇霖雨而還。

三月，甲子，魏陽平王熙卒。

魏主發代者六千人築苑，東包白登，週三十餘里。

河西王蒙遜築堤壅水以灌敦煌；李恂乞降，不許。恂將宋承等舉城降。恂自殺。蒙遜屠其城，獲恂弟子寶，囚於姑臧。於是西域諸國皆詣蒙遜稱臣朝貢。

夏，四月，己卯朔，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；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，不在此例。

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，秦王熾磐以阿柴為征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安州牧、白蘭王。

六月，乙酉，魏主北巡至蟠羊山。秋，七月，西巡至河。

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、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眾七千伐秦。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弈乾等師步騎五千拒之，敗鄯善等於五澗，虜苟生，斬首二千而還。

初，帝以毒酒一甕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，使鴆零陵王，偉歎曰：「鴆君以求生，不如死！」乃於道自飲而卒。偉，邵之兄也。太常褚秀之、侍中褚淡之，皆王之妃兄也。王每生男，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。王自遜位，深慮禍及，與褚妃共處一室，自煮食於床前，飲食所資，皆出褚妃，故宋人莫得伺其隙。九月，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，妃出就別室相見。兵人逾垣而入，進藥於王。王不肯飲，曰：「佛教，自殺者不復得人身。」兵人以被掩殺之。帝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。

庚戌，魏主還宮。

冬，十月，己亥，詔以河西王蒙遜為鎮軍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涼州刺史。

己亥，魏主如代。

十一月，辛亥，葬晉恭帝於沖平陵，帝帥百官瞻送。

十二月，丙申，魏主西巡，至雲中。

秦王熾磐遣征西將軍孔子等帥騎二萬擊契汗禿真於羅種。

河西王蒙遜所署晉昌太守唐契據郡叛，蒙遜遣世子政德討之。契，瑤之子也。上之為宋公也，謝瞻為宋台中書侍郎，其弟晦為右衛將軍。時晦權遇已重，自彭城還都迎家，兵客輻湊，門巷填咽。瞻在家，驚駭，謂晦曰：「汝名位未多，而人歸趣乃爾！吾家素以恬退為業，不願幹豫時事，交遊不過親朋。而汝遂勢傾朝野，此豈門戶之福邪！」乃以籬隔門庭曰：「吾不忍見此。」乃還彭城，言於宋公曰：「臣本素士，父祖位不過二千石。弟年始三十，志用凡近，榮冠台府，位任顯密。福過災生，其應無遠；特乞降黜，以保衰門。」前後屢陳之。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，瞻故向親舊陳說，用為戲笑，以絕其言。及上即位，晦以佐命功，位任益重，瞻愈憂懼。是歲，瞻為豫章太守，遇病不療。臨終，遺晦書曰：「吾得啟體幸全，亦何所恨！弟思自勉勵，為國為家。」

高祖武皇帝永初三年（壬戌，公元四二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辰朔，魏主自雲中西巡，至屋竇城。

癸丑，以徐羨之為司空、錄尚書事，刺史如故；江州刺史王弘為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；中領軍謝晦為領軍將軍兼散騎常侍，入直殿省，總統宿衛。徐羨之起自布衣，又無術學，直以志力局度。一旦居廊廟，朝野推服，鹹謂有宰臣之望。沈密寡言，不以憂喜見色。頗工弈棋，觀戲常若未解，當世倍以此推之。傅亮、蔡廓常言：「徐公曉萬事，安異同。」嘗與傅亮、謝晦宴聚，亮、晦才學辯博，羨之風度詳整，時然後言。鄭鮮之歎曰：「觀徐、傅言論，不復以學問為長。」

秦征西將軍孔子等大破契汗禿真，獲男女二萬口，牛羊五十餘萬頭。禿真帥騎數千西走，其別部樹奚帥戶五千降秦。

二月，丁丑，詔分豫州淮以東為南豫州，治歷陽，以彭城王義康為刺史。又分荊州十郡

置湘州，治臨湘，以左衛將軍張邵為刺史。

丙戌，魏主還宮。

三月，上不豫，太尉長沙王道憐、司空徐羨之、尚書僕射傅亮、領軍將軍謝晦、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。群臣請祈禱神祇，上不許，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。上性不信奇怪，微時多符瑞，及貴，史官審以所聞，上拒而不答。

檀道濟出為鎮北將軍、南兗州刺史，鎮廣陵，悉監淮南諸軍。

皇太子多狎群小，謝晦言於上曰：「陛下春秋既高，宜思存萬世，神器至重，不可使負荷非才。」上曰：「廬陵何如？」晦曰：「臣請觀焉。」出造廬陵王義真，義真盛欲與談，晦不甚答。還曰：「德輕於才，非人主也。」丁未，出義真為都督南豫、豫、雍、司、秦、並六州諸軍事、車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。是後，大州率加都督，多者或至五十州，不可復詳載矣。

帝疾瘳，己未，大赦。

秦、雍流民南入梁州；庚申，遣使送絹萬匹，且漕荊、雍之谷以賑之。

刁逵之誅也，其子彌亡命。辛酉，彌帥數十人入京口城，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擊斬之。

乙丑，魏河南王曜卒。

夏，四月，甲戌，魏立皇子燾為太平王，拜相國，加大將軍；丕為樂平王，彌為安定王，范為樂安王，健為永昌王，崇為建寧王，俊為新興王。

乙亥，詔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王。

秦王熾磐以折衝將軍乞伏是辰為西胡校尉。築列渾城於汁羅以鎮之。

五月，帝疾甚，召太子誡之曰：「檀道濟雖有干略，而無遠志，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。徐羨之、傅亮，當無異圖。謝晦數從征伐，頗識機變，若有同異，必此人也。」又為手

詔曰：「後世若有幼主，朝事一委宰相，母后不煩臨朝。」司空徐羨之、中書令傅亮、領軍將軍謝晦、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。癸亥，帝殂於西殿。

帝清簡寡慾，嚴整有法度，被服居處，儉於布素，游宴甚稀，嬪御至少。嘗得後秦高祖從女，有盛寵，頗以廢事；謝晦微諫，即時遣出。財帛皆在外府，內無私藏。嶺南嘗獻入筒細布，一端八丈，帝惡其精麗勞人，即付有司彈太守，以布還之，並制嶺南禁作此布。公主出適，遣送不過二十萬，無錦繡之物。內外奉禁，莫敢為侈靡。

太子即皇帝位，年十七，大赦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立妃司馬氏為皇后。後，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。

魏主服寒食散，頻年藥發，災異屢見，頗以自憂。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：「屬者日食趙、代之分。朕疾彌年不愈，恐一旦不諱，諸子並少，將若之何？其為我思身後之計。」浩曰：「陛下春秋富盛，行就平愈；必不得已，請陳瞽言。自聖代龍興，不崇儲貳，是以永興之始，社稷幾危。今宜早建東宮。選賢公卿以為師傅，左右信臣以為賓友；入總萬機，出撫戎政。如此，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為，頤神養壽。萬歲之後。國有成主，民有所歸，奸宄息望，禍無自生矣。皇子燾年將周星，明睿溫和，立子以長，禮之大經，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，倒錯天倫，則召亂之道也。」魏主復以問南平公長孫嵩。對曰：「立長則順，置賢則人服；燾長且賢，天所命也。」帝從之，立太平王燾為皇太子，使之居正殿臨朝，為國副主。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、北新公安同為左輔，坐東廂，西面；崔浩與太尉穆觀、散騎常侍代人丘堆為右弼，坐西廂，東面；百官總己以焉」帝避居西宮，時隱而窺之，聽其決斷，大悅，謂會議臣曰：「嵩宿德舊臣，歷事四世，功存社稷；斤辯捷智謀，名聞遐邇；同曉解俗情，明練於事；觀達於政要，識吾旨趣；浩博聞強識，精察天人；霍雖無大用，然在公專謹。以此六人輔相太子，吾與汝曹巡行四境，伐叛柔服，足以得志於天下矣。」

嵩實姓拔拔，斤姓達奚，觀姓丘穆陵，堆姓丘敦。是時，魏之群臣出於代北者，姓多重複，及高祖遷洛，始皆改之。舊史患其煩雜難知，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，今從之。

魏主又以典東西部劉絜、門下奏事代人古弼、直郎徒河盧魯元忠謹恭勤，使之給侍東宮，分典機要，宣納辭令。太子聰明，有大度。群臣時奏所疑，帝曰：「此非我所知，當決之汝曹國主也。」

六月，壬申，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、尚書令，以領軍將軍謝晦領中書令，侍中謝方明為丹陽尹。方明善治郡，所至有能名；承代前人，不易其政，必宜改者，則以漸移變，使無跡可尋。

戊子，長沙景王道憐卒。

魏建義將軍刁雍寇青州，州兵擊破之。雍收散卒。走保大鄉山。

秋，七月，己酉，葬武皇帝於初寧陵，廟號高祖。

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眾一萬，耀兵嶺南，遂屯五澗。九月，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騎六千擊之。

初，魏主聞高祖克長安，大懼，遣使請和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。及高祖殂，殿中將軍沈范等奉使在魏，還，及河，魏主遣人追執之，議發兵取洛陽、虎牢、滑台。崔浩諫曰：「陛下不以劉裕欻起，納其使貢，裕亦敬事陛下。不幸今死，遽乘喪伐之，雖得之，不足為美。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，而徒有伐喪之名，竊為陛下不取。臣謂宜遣人弔祭，存其孤弱，恤其凶災，使義聲佈於天下，則江南不攻自服矣。況裕新死，黨與未離，兵臨其境，必相帥拒戰，功不可必。不如緩之，待其強臣爭權，變難必起，然後命將出帥，可以兵不疲勞，坐收淮北也。」魏主曰：「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，今我乘裕喪而伐之，何為不可！」浩曰：「不然。姚興死，諸子交爭，故裕乘釁伐之。今江南無釁，不可比也。」魏主不從，假司空奚斤節，加晉兵大將軍、行揚州刺史，使督宋兵將軍、交州刺史周幾、吳兵將軍、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。

乙巳，魏主如灤南宮，遂如廣寧。

辛亥，魏人築平城外郭，周圍三十二里。

魏主如喬山，遂東如幽州。冬，十月，甲戌，還宮。魏軍將發，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，以先攻城與先略地。奚斤欲先攻城，崔浩曰：「南人長於守城，昔苻氏攻襄陽，經年不拔。今以大兵坐攻小城，若不時克，挫傷軍勢，敵得徐嚴而來，我怠彼銳，此危道也。不如分軍掄地，至淮為限，列置守宰，收斂租谷，則洛陽、滑台、虎牢更在軍北，絕望南救，必沿河東走；不則為囿中之物，何憂其不獲也！」公孫表固請攻城，魏主從之。

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，濟河，營於滑台之東。

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，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，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。

先是，司馬楚之聚眾在陳留之境，聞魏兵濟河，遣使迎降。魏以楚之為征南將軍、荊州刺史，使侵擾北境。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，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。楚之引兵襲憐，不克。會台送軍資，憐出迎之，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。丁酉，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，兵吏悉逾城走，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。魏以王玉為陳留太守，給兵守倉垣。

奚斤等攻滑台，不拔，求益兵。魏主怒，切責之；壬辰，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，逾恆嶺，為斤等聲援。

秦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，禽之。

十一月，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，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。

庚戌，奚斤等急攻滑台，拔之。王景度出走；景度司馬陽瓚為魏所執，不降而死。魏主以成皋侯苟兒為兗州刺史，鎮滑台。

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，破之，乘勝進逼虎牢；毛德祖與戰，屢破之。魏主別遣黑槊將軍於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，謀取金墉，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。十二月，丙戌，魏主至冀州，遣楚兵將軍、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，徇青、兗。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，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。於栗磾濟河，與奚斤並力攻竇晃等，破之。

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、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、叔孫建南渡河，軍於碻磝。癸未，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，於是泰山、高平、金鄉等郡皆沒於魏。叔孫建等東入青州，司馬愛之、季之先聚眾於濟東，皆降於魏。

戊子，魏兵逼虎牢，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，遣使告急。

己丑，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，與王仲德共救之。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，量宜赴援。秦王熾磐征秦州牧曇達為左丞相、征東大將軍。

營陽王

高祖武皇帝景平元年（癸亥，公元四二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亥朔，大赦，改元。

辛丑，帝禮南郊。

魏于栗磾攻金墉，癸卯，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。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，鎮洛陽。

魏主南巡垣岳，丙辰，至鄴。

己未，詔征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。廓謂傅亮曰：「選事若悉以見付，不論；不然，不能拜也。」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，羨之曰：「黃、散以下悉以委蔡，吾徒不復措懷；自此以上，故宜共參同異。」廓曰：「我不能為塗干木署紙尾！」遂不拜。干木，羨之小字也。選案黃紙，錄尚書與吏部沿書連名，教訓廓云然。

沈約論曰：「蔡廓固辭銓衡，恥為志屈；豈不知選、錄同體，義無偏斷乎！良以主暗時難，不欲居通塞之任。遠矣哉！

庚申，檀道濟軍於彭城。

魏叔孫建入臨淄，所向城邑皆潰。竺夔聚民保東陽城，其不入城者，使各依據山險，芟夷禾稼。魏軍至，無所得食。濟南太守垣苗帥眾依夔。

刁雍見魏主於鄴，魏主曰：「叔孫建等入青州，民皆藏避，攻城不下。彼素服卿威信，今遣卿助之。」乃以雍為青州刺史，給雍騎，使行募兵以取青州。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，刁雍募兵得五千人，撫慰士民，皆送租供軍。

柔然寇魏邊。二月，戊辰，魏築長城，自赤城西至五原，延袤二千餘里，備置戍卒，以

備柔然。

丁丑，太皇太后蕭氏殂。

河西王蒙遜及吐谷渾王阿柴皆遣使入貢。庚辰，詔以蒙遜為都督涼、秦、河、沙四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涼州牧、河西王；以阿柴為督塞表諸軍事、安西將軍、沙州刺史、澆河公。

三月，壬子，葬孝懿皇后於興寧陵。

魏奚斤、公孫表等共攻虎牢，魏主自鄴遣兵助之。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，分為六道，出魏圍外；募敢死之士四百人，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，從穴中出，掩襲其後。魏軍驚憂，斬首數百級，焚其攻具而還。魏兵雖退散，隨復更合，攻之益急。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，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，魏以潁川人庚龍為潁川太守，戍許昌。

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，從朝至晡，殺魏兵數百。會奚斤自許昌還，合擊德祖，大破之，亡甲士一千餘人，復嬰城自守。

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渡河，屯濮陽南。

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，非輕軍所抗，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；若沈叔狸已進，亦宜且追。粹奏：「虜攻虎牢，未復南向，若遽攝軍捨項城，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。沈叔狸已頓肥口，又不宜遽退。」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，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，請宥其奔敗之罪，朝議並許之。

乙己，魏主畋於韓陵山，遂如汲郡，至枋頭。

初，毛德祖在北，與公孫表有舊。表有權略，德祖患之，乃與交通音問；密遣人說奚斤，雲表與之連謀。每答表書，多所治定；表以書示斤，斤疑之，以告魏主。先是，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，好輕侮亮；亮奏「表置軍虎牢東，不得便地，故令賊不時滅。」魏主素好術數，以為然，積前後仇，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。

乙卯。魏主濟自靈昌津，遂如東郡、陳留。

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，城中文武才一千五百人，竺夔、垣苗悉力固守，時出奇兵擊魏，破之。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，大治攻具。夔作四重塹，魏人填其三重，為□童車以攻城，夔遣人從地道中出，以大麻糸亙挽之令折。魏人復作長圍，長攻逾急。歷時浸久，城轉墮壞，戰士多死傷，餘眾困乏，旦暮且陷。檀道濟至彭城，以司、青二州並急，而所領兵少，不足分赴；青州道近，竺夔兵弱，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。

甲子，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，斬庾龍。元德因留綏撫，並上租糧。

魏主至盟津。於栗磾造浮橋於冶阪津。乙丑，魏主引兵北濟，西如河內。娥清、周幾、閻大肥徇地至湖陸、高平，民屯聚而射之。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，滅數千家，虜掠萬餘口；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，以兵少不敢出。

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。毛德祖隨方抗拒，頗殺魏兵，而將士稍零落。

夏，四月，丁卯，魏主如成皋，絕虎牢汲河之路。停三日，自督眾攻城，竟不能下，遂如洛陽觀《石經》。遣使祀嵩高。

叔孫建攻東陽，墮其北城三十許步。刁雍請速入，建不許，遂不克。及聞檀道濟等將至，雍又謂建曰：「賊畏官軍突騎，以鎖連車為函陳。大峴已南，處處狹隘，車不得方軌。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，破之必矣。」時天暑，魏軍多疫。建曰：「兵人疫病過半，若相持不休，兵自死盡，何須復戰！今全軍而返，計之上也。」己巳，道濟軍於臨朐。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」道濟至東陽，糧盡，不能追。竺夔以東陽城壞，不可守，移鎮不其城。

叔孫建自東陽趨滑台，道濟分遣王促德向尹卯。道濟停軍湖陸，仲德未至尹卯，聞魏兵已遠，還就道濟。刁雍遂留鎮尹卯，招集譙、梁、彭、沛民五千餘家，置二十七營以領之。

蠻王梅安帥渠帥數十人入貢於魏。初，諸蠻本居江、淮之間，其後種落滋蔓，佈於數州，東連壽春，西通巴、蜀，北接汝、潁，往往有之。在魏世不甚為患；及晉，稍益繁昌，漸為寇暴。及劉、石亂中原，諸蠻無所忌憚，漸復北徙，伊闕以南，滿於山谷矣。

河西世子政德攻晉昌，克之。唐契及弟和、甥李寶同奔伊吾，招集遺民，歸附者至二千餘家，臣於柔然；柔然以契為伊吾王。

秦王熾磐謂其群臣曰：「今宋雖奄有江南，夏人雄據關中，皆不足與也。獨魏主奕世英武，賢能為用，且讖云『恆代之北當有真人』，吾將舉國而事之。」乃遣尚書郎漠者阿胡等入見於魏，貢黃金二百斤，並陳伐夏方略。

閏月，丁未，魏主如河內，登太行，至高都。

叔孫建自滑台西就奚斤，共入虎牢。虎牢被圍二百日，無日不戰，勁兵戰死殆盡，而魏增兵轉多。魏人毀其外城，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，魏人又毀其二重。德祖唯保一城，晝夜相拒，將士眼皆生創。德祖撫之以恩，終無離心。時檀道濟軍湖陸，劉粹軍項城，沈叔狸軍高橋，皆畏魏兵強，不敢進。丁巳，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，井深四十丈，山勢峻峭，不可得防；城中人馬渴乏，被創者不復出血，重以饑疫，魏仍急攻之，己未，城陷。將士欲扶德祖出走。德祖曰：「我誓與此城俱斃，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！」魏主命將士；「得德祖者，必生致之。」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。將佐在城中者，皆為魏所虜，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。魏士座卒疫死者亦什二三。

奚斤等悉定司、兗、豫諸郡縣，置守宰以撫之。魏主命周幾鎮河南，河南人安之。

徐羨之、傅亮、謝晦以亡失境土，上表自劾；詔勿問。

徐羨之兄子吳郡太守珮之頗豫政事，與侍中王韶之、程道惠、中書舍人邢安泰、潘盛結為黨友。時謝晦久病，不堪見客，珮之等疑其詐疾，有異圖，乃稱羨之意以告傅亮，欲令亮作詔誅之。亮曰：「我等三人同受顧命，豈可自相誅戮！諸君果行此事，亮當角巾步出掖門耳。」珮之等乃止。

五月，魏主還平城。

六月，己亥，魏宜都文成王穆觀卒。

丙辰，魏主北巡，至參合陂。

秋，七月，癸酉，尊帝母張夫人為皇太后。

魏主如三會屋侯泉。八月，辛丑，如馬邑，觀灤源。

柔然寇河西，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。政德輕騎進戰，為柔然所殺，蒙遜立次子興為世子。

九月，乙亥，魏主還宮，召奚斤還平城，留兵守虎牢；使娥清、周幾鎮枋頭；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、南陽、南頓、新蔡四郡，以益豫州。

冬，十月，癸卯，魏人廣西宮外垣，週二十里。

禿髮辱檀之死也，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台，許以番禾、西安二郡處之，且借之兵，使伐秦，報其父仇，復取故地。虎台陰許之，事洩而止。秦王熾磐之後，虎台之妹也，熾磐待之如初。後密與虎台謀曰：「秦本我之仇讎，雖以婚姻待之，蓋時宜耳。先王之薨，又非天命。遺令不治者，欲全濟子孫故也。為人子者，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！」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弒熾磐。後妹為熾磐左夫人，有寵，知其謀而告之，熾磐殺後及虎台等十餘人。

十一月，魏周幾寇許昌，許昌潰，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。戊辰，魏人圍汝陽，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。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。魏人夷許昌城，毀鐘城，以立封疆而還。

己巳，魏太宗殂。壬申，世祖即位，大赦。十二月，庚子，魏葬明元帝於金陵。廟號太宗。

魏主追尊其母杜貴嬪為密皇后。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。以襄城公盧魯元為中書監，會稽公劉為尚書令，司衛監尉眷、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。眷，古真之弟子也。

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為侍中，、外都大官，總三十六曹事。結時年一百七，精爽不衰，魏主以其忠慤，親任之，使兼長秋卿，監典後宮，出入臥內；年一百一十，乃聽歸老，朝廷每有大事，遣騎訪焉；又十年乃卒。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，練習制度，凡朝廷禮儀，軍國書詔，無不關掌。浩不好老、莊之書，曰：「此矯誣之說，不近人情。老聃

習禮，仲尼所師，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！」尤不信佛法，曰：「何為事此胡神！」及世祖即位，左右多毀之。帝不得已，命浩以公歸第。然素知其賢，每有疑議，輒召問之。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，常自謂才比張良，而稽古過之。既歸第，因修服食養性之術。

初，嵩山道士寇謙之，贊之弟也，修張道陵之術，自言嘗遇老子降，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，授以辟谷輕身之術及《科戒》二十卷，使之清整道教。又遇神人李譜文，雲老子之玄孫也，授以《圖菉真經》六十餘卷，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；出天宮靜輪之法，其中數篇，李君之手筆也。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。朝野多未之信，崔浩獨師事之，從受其術，且上書贊明其事曰：「臣聞聖王受命，必有天應。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皆寄言於蟲獸之文，未若今日人神接對，手笑粲然，辭旨深妙，自古無比。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！臣竊懼之。」帝欣然，使謁都奉玉帛、牲牢祭嵩岳，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，以崇奉天師，顯揚新法，宣佈天下。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，重壇五層，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，每月設廚會數千人。

臣光曰：老、莊之書，大指欲同死生，輕去就。而為神仙者，服餌修煉以求輕舉，煉草石為金銀，其為術正相戾矣。是以劉歆《七略》敘道家為諸子，神仙為方技。其後復有符水、禁咒之術，至謙之遂合而為一；至今循之，其訛甚矣！崔浩不喜佛、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，其故何哉！昔臧文仲祀爰居，孔子以為不智；如謙之者，其為爰居亦大矣。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」君子之於擇術，可不慎哉！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